



【文学·语言学研究】

DOI:10.13467/j.cnki.jbuss.2018.01.19

《法苑珠林校注》校勘琐记^{*}

范崇高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法苑珠林》是最为重要的佛教文献之一。中华书局出版的《法苑珠林校注》是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然其中仍有许多可商讨、补充之处。今搜罗十八条予以辨正,希望能对该书的正确解读提供参考。

[关键词]佛教文献;法苑珠林;校勘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8)01-105-05

唐代长安僧人道世编纂的《法苑珠林》是一部具有佛教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在佛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今研究佛教文化的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2003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佛学专家周叔迦、苏晋仁两位先生整理的《法苑珠林校注》^①,对原书的资料源流、文字讹讹、文本标点等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为佛教文化和相关文史研究者研读该书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文本。但笔者近年反复校读该书,发现其中的校勘间有可商讨和补充之处。今将所疑十八条臚列于后,祈望方家不吝指正。

(1)卷二:“若依《善戒经》说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四十八戒,亦是生天之业。”校注:“‘四’字,《高丽藏》本作‘七’。”(57页)

按:《大正藏》本校:“‘七’,《宋》《元》《明》作‘四’。”(53/283b)《中华藏》本校:“‘七十八’,《磧》《南》《径》《清》作‘四十八’。”(71/189c)唐定宾《四分比丘戒本疏》卷上:“总计大僧有二百五十戒,尼除七灭净合三百四十一,若并七灭即当三百四十八戒。”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云“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唐栖复《法华经玄赞要集》卷十三云“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即三百四十八戒”。《高丽藏》本作“七”不可取。

(2)卷七引《长阿含经》:“八大地狱者:一想,二黑绳,三埤压,四叫唤,五大叫唤,六烧炙,七大烧炙,八无间。”校注:“‘埤’字原作‘堆’,据《高丽藏》本改。”(231页)

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五:“堆,都回反。《考声》云:高兗也。经作埤,或作埤,并非也。”可见,“埤”为“堆”之俗字,如此,则无须据《高丽藏》本改。《长阿含经》卷十九、《诸经要集》卷十八、宋代思坦《楞严经集注》卷八引《长阿含经》均作“堆压”。至于《经律异相》卷四九引《长阿含经》作“堆埤”,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五有记载:“压,于甲反。《广雅》:压,镇也。经文多作押,非本字也。”则“押”为“压”之俗字,“堆埤”当是“堆押”之误。

(3)卷八引《佛所行赞经》:“甘蔗之苗裔。释无胜净王才德纯备,故曰净饭王。”校注:“‘才’字原作‘财’,据《高丽藏》本改。”(285页)

按:《大正藏》作“才”,《大正藏》校:“《宋》《元》《明》《宫》作‘财’。”(53/337c)《中华藏》作“财”,校:“‘财得’,《磧》《南》《径》《清》作‘财德’;《丽》作‘才德’。”(71/300b)北凉昙无讖译《佛所行赞经》卷一《生品》原文为五字一句,作:“甘蔗之苗裔,释

* [收稿日期]2017-11-2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法苑珠林》文本校理研究(项目编号:13SA0196)。

[作者简介]范崇高(1965-),男,四川兴文人,文学硕士,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献语言学。

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饭。”南朝梁僧祐《释迦谱》卷一引同。此处文字有遗漏和颠倒,标点大误,当据原书校正。据《俗语佛源》的解释,“净财”是指来路正当,用于供养佛、法、僧这三宝的钱财。^{[1](P135)} 本文的净财,即是指钱财来路正当,无非分不义之财,和下文的“德纯备”呼应。《高丽藏》本作“才”,大失原意。

(4)卷三二引《冤魂志》:“宋瑯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送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丧欲还。”(1028页)

按:送职,各本同。《太平广记》卷一二七“诸葛元崇”引《还冤记》作“赴职”;敦煌本《还冤记》(题《冥报记》)、唐宗密述《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九下引《冤魂记》作“述职”。当以“述职”为是。

“赴职”“述职”义同,“送职”为形误。“述职”有“就职”义,如《晋书·良吏传·邓攸》:“史臣曰……邓攸赢粮以述职。”传文中云:“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即是其事。《魏书·崔楷传》:“初,楷将之州,人咸劝留家口,单身述职。楷曰:‘贪人之禄,忧人之事,如一身独往,朝廷谓吾有进退之计,将士又谁肯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梁书·谢朓传》:“隆昌元年,复为侍中,领新安王师。未拜,固求外出。仍为征虏将军、吴兴太守,受召便述职。”并是其例。

(5)卷三八:“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粒。总置盘木,一枚独转,遶余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1213页)

按:盘木,《大正藏》《中华藏》《高丽藏》《四库》作“盘水”。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作“盘水”。“盘木”指枝干盘曲的树木,于此难解,当作“盘水”。“盘水”即盘中之水。相传舍利需要清水行之,方得发光。《梁书·诸夷传·扶南国》:“是日,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钵不出,高祖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旋回久之,乃当钵中而止。”《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扬光散彩,洞烛一殿。”又引《汉法本内传》:“时外国沙门居寺,乃贡金盘盛水,以贮舍利,五色光明,腾焰不息。帝叹曰:非夫神效。安得尔乎!”此并是置舍利于水中而舍利放光之例。

(6)卷四〇引隋王邵《舍利感应记》:“郑州定觉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

设供,二十万人食不尽。”校注:“‘十’字原作‘千’,据《高丽藏》本改。”(1279页)

按:《广弘明集》卷十七记此事作:“舍利将至,寺东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没……寺僧设二千人斋供,然而万余人食之不尽。”《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作:“郑州定觉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设二千人供,万余人食不尽。”故知此处“千”字本不误,整段应点断为:“郑州定觉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设供二千,万人食不尽。”

(7)卷四四引《谏王经》:“王无好淫佚以自荒坏,无以忿意有所残贼。当受忠臣刚直之谏。夫与人言,常以宽详,无灼热之语。”校注:“‘语’字原脱,据《高丽藏》本补。”(1357页)

按:《佛说谏王经》原文也无“语”字,《高丽藏》本可疑。今谓,“无灼热之”自可通。“灼热”本有动词“烧灼”义,如南朝梁萧绎《金楼子》卷五:“巨龟伏沙屿间,其上生树木如洲岛。尝有商人依其采薪及作食,龟被灼热,便还海,于是死者数十人。”引申而有“欺凌、威逼”之义,也可以带宾语,如《鹖冠子》卷上“道端”:“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务蔽其明,塞其听,乘其威,以灼热人,天下恶之,其崇日凶,故卒必败,祸及族人。”《汉语大词典》“灼热”下④义释为“犹煎迫”,也只举此处“无灼热之”为例。^{[2](P4080)}

(8)卷四九引刘向《孝子传》:“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已独取母供养。”校注:“‘与两’二字原阙,据《太平御览》引刘向《孝子图》补。”(1487页)

按:此文不用增补,原本可通,标点为:“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弟,已独取母供养。”“两”在此即是“两份”之意。自汉代以来,“两”常有用同“二”者,用以计数,不独指成对的人或事物。《汉书·高帝纪上》:“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周礼·小宰》:“四曰听称责以傅别。”郑玄注:“傅别,谓券书也。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逸群之俊,擅场挟两。”李善注:“逸群俊异之雉,不但欲擅一场而已,又挟两雌也。”《搜神记》卷一:“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高僧传》

卷六“释法安”：“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皆其例也。

(9)卷五〇引《九色鹿经》：“溺人下地，绕鹿三匝，向鹿叩头。乞为大天作奴，给其使令，采取水草。”校注：“‘天’字，《高丽藏》本作‘家’。”(1519页)

按：大天，《经律异相》卷十一、《诸经要集》卷八引《九色鹿经》均作“大夫”。《六度集经》卷六“修凡鹿王本生”记载九色鹿王事：“人活甚喜，绕鹿三匝，叩头陈曰：‘人道难遇，厥命惟重，大夫投危济吾重命，恩喻二仪，终始弗忘，愿为奴使供给所乏。’”溺水人也称救命者为“大夫”而自称“奴使”，知“大天”乃是“大夫”之形误，也因抄者不明“大夫”之特殊意义所致。在汉译佛经中，“大夫”有“主人”之义，《汉语大词典》未列此义。如后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去瞋恚之心，敬事十方天下人，如奴事大夫。”后汉安世高译《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奴客婢使事大夫亦有五事：一者当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当作自用心为之；三者当爱惜大夫物，不得弃捐乞丐人；四者大夫出入当送迎之；五者当称誉大夫善，不得说其恶。”西晋竺法护译《无极宝三昧经》卷上：“菩萨事人，如奴事大夫，贵欲度之，不以勤苦。所以者何？知本无故。”文中言溺水之人被救后，视九色鹿为主人，请求做奴仆供其使唤。《大正藏》本吴支谦同经异译的《九色鹿经》和《佛说九色鹿经》中“大夫”俱作“大家”，“大家”为魏晋南北朝时习语，也有“主人”之义，盖译经者表意相同而取语有别。《高丽藏》本或缘支谦译经而改。

(10)卷五五引《法本内传》：“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煨烬。五岳道士相顾失色，大生怖惧。南岳道士费叔才自憾而死。”校注：“憾”字原作“感”，据《高丽藏》本改。下同。”(1650页)

按：自憾而死，本书卷十八引《汉法本内传》作“自感而死”，又卷四〇引《汉法内传》作“愧耻自感，众前而死”。感与憾同，不必改易。“自感(憾)而死”即自我悔恨而死。《集韵》去声勘韵：“憾、感，恨也。或省。”《史记·吴太伯世家》：“见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唐司马贞《索隐》：“感读为‘憾’，字省耳。”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三·吴太伯世家》“憾”下论感、憾相同甚详，也可参看。佛典中记费叔才事，用“自感而死”

和用“自憾而死”大致相当。记载他人事迹也有用“自感而死”者，如《续高僧传》卷十五“释灵润”：“初润隋末在兴善院，感魔相烧，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经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严绳，深知累重，自感而死。’”

(11)卷五五引《唐高僧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以为常业。劝历邑义，日诵一卷者，向有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钦敬。”(1680页)

按：“劝历邑义”句，各本同。《续高僧传》卷二八“释宝琮”作“率励坊郭，邑义为先”。今谓，《小尔雅·广诘》：“奖、率、厉，劝也。”此处“劝”与“率”义同，“历”当为“厉”之形误字。“劝厉”，又作“劝励”，义为鼓励，如《晋书·后妃上·惠贾皇后》：“后母广城君以后无子，甚敬重愍怀，每劝厉后，使加慈爱。”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今以正法，付嘱国王大臣及四部众，应当劝厉诸学人，令得增上戒定慧。”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一：“卿等劝励诸族姓子、族姓女，讽诵受持增一尊法，广演流布，使天、人奉行。”“邑义”是由信徒出资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组织的佛教信仰群体，“劝厉邑义日诵一卷”句意甚畅。

(12)卷六一引《梁高僧传》：“洛中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令请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愿留一言，以为永诫。”(1805页)

按：“时人令请域曰”句，各本同；《高僧传》卷九“晋洛阳耆域”作“时人方之乐令，因请域曰”；本书卷二八引《冥祥记》记录耆域此事作“时寺中有竺法行，善谈论，时以比乐令。见域稽首曰……”。当时人提及竺法行，每与乐令为比，如《高僧传》卷四“晋燉煌于道邃”：“《喻道论》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谈者以方乐令；江南有于道邃，识者以对胜流。皆当时共所见闻，非同志之私誉也。’”《弘明集》卷二晋宗炳《明佛论》：“中朝竺法行，时人比之乐令。”故此处“时人令”当补足为“时人方之乐令”，校点为：“洛中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方之乐令。请域曰……”

(13)卷六二引《优婆塞戒经》：“若有祠祀，谁是受者？随其祠处而为受者。若近树林，则树神受。舍河泉井，丘林埤阜，亦复如是。”校注：“‘埤’字原作‘埤’，据《高丽藏》本改。”(1838页)

按：埤阜，《优婆塞戒经》卷五、《诸经要集》卷十九引均作“堆阜”。“堆阜”义为“小山丘”，如后

秦鸠摩罗什等译《禅秘要法经》卷中：“此诸骨人，堕地成聚，犹如堆阜，似腐木屑，集聚一处。”南朝宋昙无蜜多译《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说是语时，行者即见东方一切无量世界，地平如掌，无诸堆阜、丘陵、荆棘。”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一〇六引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记》：“北有龙沙，堆阜逶迤，洁白高峻，而似龙形，连亘五六里，旧俗九月九日登高之处。”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堆阜，上都回反。……或从土作堆，亦同。经文作堆，俗字也。”又卷三五：“花堆，都回反。《考声》云：高皃也。经作堆，或作堆，并非也。”是知堆、堆、堆、堆为异体字关系，此处原作“堆”，并无差误，不必据《高丽藏》本改。

(14)卷六二引《汉书》：“及破吴楚，有大功，为丞相。以忠谏彊直，数犯景帝。竟下狱，卒以饿死。”校注：“‘谏’字原作‘蹇’，据《高丽藏》本改。”(1865页)

按：《大正藏》校：“‘谏’，宋、元、明、宫作‘蹇’。”(53/760c)《中华藏》校：“‘忠谏彊直’，磻、普、南、径、清作‘忠蹇彊直’。”(72/186b)原作“忠蹇”不误。“忠蹇”，或写作“忠蹇”，义为“忠诚刚直”。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二：“原父安为司徒，忠蹇匪躬，尽诚事国，启发和帝，诛讨窦氏。”《后汉书·蔡邕传》：“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晋书·刘毅传》：“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据《汉书·周勃传》所附周亚夫传记，周亚夫冒犯景帝，不独有言语上的劝谏，也有行为上的抵触，此处用“忠蹇”概述为佳。

(15)卷六四引《冥报(记)》[拾遗]：“及至山顶，引而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幘。”(1918页)

按：“引而厅事”难解。《太平广记》卷一三二“方山开”引《法苑珠林》，“而”作“至”，中华书局本《冥报记》附录《冥报拾遗》改“而”为“至”，^{[3](P112)}恐非原文。颇疑此处“而”当是“向”之形误。本书卷九一引《冤魂志》：“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敦煌本《还冤记》(题《冥报记》)“孔基”条即误“向”为“而”。“向”有“至、到”义^{[4](P245)}，“引向”犹如“引到”，如《北史·齐宗室诸王传上·彭城景思王浹》：“至内室，称敕呼浹，牵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本书卷九四引《冥报记》：“眷属喜问所由。文若报云：当死之时，见人引向阎罗王所。问文若：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太平广记》卷四四

“萧洞玄”引《河东记》：“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此处下文有“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一句(《太平广记》卷一三二同)，也可佐证。本书卷六五引《冥报记》：“但二人亡后，嘉运尝与人同行于路，忽若见官府者。嘉运色忧怖，唯趋走。顷之乃定。同侣问之，答曰：而见东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册四，1951页)“而见”，《冥报记》卷下原作“向见者”，可从。末两句校点为“向见者，东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语意更顺畅。此为“向”误为“而”之又一例。

(16)卷六七引《冤魂记》：“龙所引一人，是太乐妓，忘其姓名。劫发之夜，此妓推同伴往就人宿，共作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列，随例申上。”(册四，2007/3)

按：推，各本同。《太平广记》卷一九“太乐伎”引《还冤记》作“与”，敦煌本《还冤记》(题《冥报记》)作“携”。《淮南子》高诱注：“推，求也。”《冤魂记校注》据此认为此处“作‘推’‘携’‘与’并可也。”^{[5](P64)} 窦怀永、张涌泉先生《敦煌小说合集》指出其非，并认为“‘推’当为‘携’字刻讹”，^{[6](P242)}甚是。“携”字有上为“推”，下为“手”“乃”等俗写，故极易误省或坏烂为“推”。高诱所注，是揭示“推”的“寻求”义，于此不合。《太平广记》作“与”，则是“携”的同义表达。“与”的前后两项主从关系明显，则为“带领”义，如《搜神后记》卷六：“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舆，与侍从数百人，马皆络铁。”《隋书·李密传》：“世充复移营洛北，南对巩县，其后遂于洛水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骑拒之，不利而退。”

(17)卷七〇引《冤魂记》：“后又扣永固尸，鞭撻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掘坎埋之。”(册五，2091/1)校注：“‘扣’字，《高丽藏》本作‘掘’。”

按：《大正藏》校：“‘掘’，《宋》《明》作‘相’。”(53/822a)《中华藏》校：“‘又掘’，《磻》《南》《径》《清》作‘又相’。”(72/309c)各本作“相”，当是“扣”之形近误字。《广雅·释言》：“扣，掘也。”《荀子·正论》：“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扣也。”唐杨倞注：“扣，穿也，谓发冢也。”《论衡·薄葬》：“璠玞，宝物也，鲁人用敛，奸人间之，欲心生矣。奸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则丘墓扣矣。”《列子·说符》：“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铁。”晋张湛注：“扣音掘。”唐殷敬顺《释文》：“扣，胡没切，古掘字，又其月切。

一本作相,非也。”可见,“扣”表示“挖掘、发掘”义,为“掘”之古字;“扣”误为“相”早已有之。四库本《还冤记》此句作“后又将永固尸鞭挞无数”,疑因“相”之义无解,从而将其草书误认为“将”。罗国威先生《冤魂志校注》径将“相”校改为“掘”,^{[5](P46)}欠妥。

(18)卷八二引《唐高僧传》:“又于汉水渔人牵网所,如前三告,引网不得,方复归心,空网而返。”校注:“‘所’字原阙,据《唐高僧传》补。”(册五,2386/4)

按:《大正藏》《中华藏》《高丽藏》《碛砂藏》《永乐北藏》《清藏》《四库》诸本,以及韩国湖林博物馆藏开宝藏本《法苑珠林》卷八二皆无“所”。《大正藏》《中华藏》本《续高僧传》卷十六“释法聪”也无“所”。此处原作“又于汉水,渔人牵网,如前三告,引网不得,方复归心,空网而返”,四字一顿,句式整齐,与汉译佛经表达习惯甚合,且文意流畅,不

加“所”字,反倒为佳。

注释

- ① [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校注》(1—6)[M].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文中所引原文均出自本书。

参考文献

- [1]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2]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缩印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 [3] 唐临.冥报记[M].方诗铭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4] 王铤.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5] 罗国威.冤魂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1.
- [6] 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张东茹)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llations for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FaYuanZhuLin

FAN Chong-gao

(Teachers'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Sichuan)

Abstract: FayuanZhuli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research of Buddhism culture.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FayuanZhuli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is an excellent collated ancient book, however, some collations in the book need to be discussed. We lists 18 pieces of emendation which can be discussed and supplemented in the paper, and hop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Key words: Buddhism literature; FayuanZhulin; collation